

在现场

每周，我从医院治疗完颈椎病后徒步回家,得先走一段三百来米长的路,然后向西穿过第一个红绿灯，接着便可以一直往前走了,不用再拐一个弯。这段路程若按一般的速度，大概要走五十多分钟,在我动过大手术后那阵,曾走了一个半小时,而现在我可以加快速度了,有时四十分钟就可走完。

这天，我在那段三百来米长的路上才走到一小半,突然,听见旁边有人招呼我,我掉转头去,见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妇人,手里提着一只装有东西的塑料袋。她显得有些焦虑，问我道：“一会你会过马路吗？”她指了指前方,她说的是向南穿越的路口。我回答她说,我不过这条马路,我是往西走的。她想了想说,那就算了。我问她:“你有什么事情吗?”她说:“我得穿过那个路口，但我现在走不动了,我需要人搀扶一下,尤其是过马路。”我脱口便说:“那我搀扶你好了!”她听了,脸上顿时起了笑意。我接近她,并伸出胳膊,她一下子便挽住了我,力气好大。

我们迈出了第一步。这下，我知道了,如果我们走完这两百多米的路,包括

此生路长

穿越前方的红绿灯，没有半个小时是不可能的——老人真的是点点碎步。一开始,我走着走着,会不由自主地加快步子,老人的身子就有些晃动了。我即刻停下,调整自己的步子,以配合老人的节奏。

老人很开心,说她今天碰着好人了。她一边走一边跟我聊起天来。她说她今年八十五岁了,一个人独住,不过,儿子和女儿是时常来看看她的。我说:“以后你不要自己这样出来了，太辛苦了,也会让人担心。”老人笑着说:“不辛苦,我是上大超市买东西去了。”我说,你想买什么东西,告诉儿子或女儿,让他们帮你买就是了。老人叹了口气说:“他们都很忙,我女儿也是一个人,可她要照顾女儿。他们都不愿意陪我出来买东西,因为我要自己挑选，让他们买的常常是我不喜欢的。”

虽然老人八十五岁了，可除了迈不大脚步,身体看上去还不错,而且耳聪目明。我真心实意地说:“你一点看不出都有八十五啦!”老人笑出声来,说:“我年轻的时候,步子迈得可快了,四十岁时,

我到处旅游,脚劲很大的。”

我与老人迈着细碎的脚步慢慢向前走着。恍惚间,我感到时间也随着我们的步子缓了下来,悠悠摆动。这一生,我们该走多少的路啊,大多走得匆促而忙乱,连时间最后也被我们驱赶着了，只争朝夕。可是,越是到后来,才越会发现,其实,不必时时刻刻不停不息地赶路的。因为一味地不管不顾地赶路，结果总是走得太急太快了,以致不是失去了方向,迷惘茫然,就是步入歧途,还浑然不知。难怪有人说,漫漫人生路,一直在迷路。的确这样,每每回望走过的路,我们常会觉得走对的路并不多。

约莫半个多小时,我们走到了路口,红灯落底,绿灯起。老人更紧地挽住了我的胳膊。这个路口确实太难过了,马路很宽,车流也大,甚至连红绿灯都分成了两段,只能半条半条马路地穿越。当我们站在路的中央,等待第二个绿灯亮起时,老人说:“我们要不要走快点,不然,太耽搁你时间了。”我有些自言自语地回答:“我不急,走了这一路，我更明白了此生路长,该用心慢慢走的。”



竹（中国画）
孙波（76岁）作

快人快语

前些日子,北京发生了一位80岁老太太跳楼自杀的悲剧，原因是保姆准备回家过春节,老人想不开,趁保姆去市场买菜之机,就从4楼跳了下去。

老人跳楼事件值得我们深思。老人的物质生活是没问题的,但是,衣食无忧的背后,内心深处的凄凉、无助和孤独的感受是不被别人了解的。而这种感受又是许多“空巢”老人共有的。一位丧偶一

他们更需要精神慰藉

年有余的老同事就曾伤感地说:像我们这些退休的人,最需要什么?不是钱,也不是营养品,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盼望着子女能说说舒心话。

有调查显示，现在约有七成的年轻人对父母缺乏精神关怀，很少上门与老人共度周末。有的只是在电话上问候几句而已，有的即使回家也不体谅老人的苦衷。而老人对亲情有着比年轻人更强

烈的需求,需要与子女欢乐团圆。

我国古代就有“薄父母,不成人子”、“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的格言。作为子女,不能认为平日给点钱物就算尽了孝道。金钱易得,亲情难求。尽孝也要与时俱进,要从“物质赡养”转到“精神赡养”上来,使老人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和快乐。因为,精神慰藉比物质供应要重要得多。

苦恼的女司机

文 / 杨蕴石

一日,打的去郊区。开车的是位不年轻的女司机，看她神情疲惫,一脸憔悴,额头满布皱纹,不禁诧异,我还第一次碰到如此老相的女司机。尽管心生疑窦,却又不便打听。

正巧,前面堵车,熬不住就问:大姊,你今年几岁了?她爽气地回答:57岁啦。我只能夸她:真不容易!大概是因为同性,她正好有个倾诉的人,于是她无奈地说:我不怕丢脸地告诉你,我和丈夫都不年轻了,可都在开出租，这是我儿子害的。“你儿子怎么啦?”我问。于是她坦率地告诉我:

儿子沉迷于赌博，已输掉两套房子,媳妇气得离了婚,带着女儿回娘家了。家庭破碎不说,还欠下了几十万的高利贷,利息每天在向上翻,急死了。我和老公只得拼命挣钱,填补高利贷的利息。“那你儿子现在怎么样?”我又问。她说,现在硬性把他送到一家开厂的亲戚家打工。但他赌性不改,夜里还会偷偷地溜出去赌博……

听到这里,令人七窍生烟,可怜的司机父母，你们如此操劳，值得吗?你们的忧虑、苦恼何日是尽头?这样的一个逆子，今后如何管教?万恶之源的赌场，何时能彻底摧毁?坑人的高利贷恶魔如何惩办?……这一连串问题出现在我的脑际,如一团迷雾,困扰着。面对这位善良本分的女司机,愚蠢的我,光是气愤同情,俗语说:父债子还,真想讨教法律专业人士,那么,子债,是否一定要父还?

这辆车,让我坐得痛苦,良久无语。

忆往昔

我祖父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没有听说过人老了可以获得养老金、享受医保、上老年大学、参加票友社……也从未梦想过披着晚霞领略大好河山。

祖父是个不喜欢歇着的人，他较早结束了在杭州做小生意的行当，他知道人活着哪怕到了老年也必须经常劳动劳动。始终热爱家务劳动，乐于为家庭奉献，是中国老人的优秀品质。在我的记忆中,祖父做得最好、最经常的两件家政是劈柴和腌菜。那时候的家庭厨房都用柴灶,我们家的厨房不算小,每个月要烧掉很多劈柴,如果没有祖父的悉心采购、斩劈、分类、堆放、管理,可能会乱套的。祖父做事细心、耐心、追求完美和实用,邻居们都称赞经祖父“深加工”的劈柴“像洋火棒一样”标准。

祖父大概每隔3个月购买一次“柴树”(在林场选剩下来、用作劈柴的树枝),买柴树不用走很远的路,离家走六七分钟就是京杭大运河的支流东河,东河上有一系列的石桥,最近的一座叫新桥,新桥河边有一家货行(相当于现在的贸易公司),也不知道叫什么招牌,附近居民称之为“阿海行里”。这阿海行里一年四季出售不同的物品,如山芋、橘子、甘蔗、柚子……什么应市卖什么，柴树属于少数非食

用品。货行进货全凭水路,因为是小额批发,售价比市场低得多。最早的时候是祖父亲自挑柴回家,后来就让货行送货上门。

柴树一到家，祖父就可忙活两个星期了。我每天放学回家都能看到祖父坐在柴砧头的后面,不紧不慢地挑选着、比划着、斩劈着。我喜欢钻到树枝堆里采摘残留的种子，每每被祖父拉开——怕柴未子蹦到我的脸上。经祖父的加工,大大小小的树枝都成了粗细相当、长短30厘米左右的“半成品柴”(因为还没有经过干燥)。刚买回来的柴树往往“太活”,树皮还呈绿色。碰到“晴天”或“多云”天气,祖父早上起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将昨天劈好的柴先搬到天井里晾晒。劈柴的收尾工作是“营造堡垒”——在厨房门口的墙角垒起一个成90度的扇形立体柴垛,规规矩矩的真像一个柴片堡垒。劈柴而能乐此不疲，因为祖父做事有一种成就感，而家人和邻居们的夸奖是对他最好的肯定。

“踩咸菜”(杭州人称“踩”为náo)是一年中的大事之一,我们家最喜欢吃祖父腌制的咸菜——冬腌菜(上海人所谓的咸白菜)，做一大缸冬腌菜可供全家人吃五六个月(祖父会定期往缸里添加萝卜、芥菜头等),到来年四五月份就叫

劈柴腌菜迎晚霞

“臭咸菜”了。跟臭豆腐一样,既臭又好吃。青菜是由郊区农民挑着送来的“大油冬儿”(即上海的“大塘菜”),青菜同样是需要晾晒的,将菜搬进搬出是一种“综合性运动”,我当然也力所能及地帮着搬。腌菜那天晚上气氛隆重,同时点几盏油灯,祖母也帮着上菜。我记得祖父嘴里常常念念有词(也许那是一种劳动号子),其中的“穷有穷办法,腌菜请菩萨”给我印象最深。踩完冬腌菜通常已是半夜了，洗完脚的祖父满脸红彤彤,用烟嘴吸一支烟,然后享受一碗热气腾腾的菜汤年糕(加猪油的),我自然也有份。

冬腌菜当下饭(小菜的意思)通常是在饭锅里蒸着吃,将菜切成一块一块的,叶子放在碗底,上面是菜帮子。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有不同的吃法:有钱人家要放火腿片和冬笋片,次一点的人家也会加一些开洋(或小虾米),也有的人家蒸好后撬一块猪油放到腌菜里。

劈柴腌菜对祖父而言也许是练筋骨的活动,所以他常年无病痛,总是心气通顺;而我生活在杭州的十四年中,也从祖父身上学到了做事细心认真的习惯。

人到了晚年一定要有所事事，晚霞映照下的劳动,自古就很有诗意。